

父亲那代人的初心

□周保堂

小满已过，广袤的豫东平原麦浪初涌，槐香漫野。每见此景，便不由自主想起五十年前的这个时节，我的父亲——那位一生躬身乡土、心系百姓的公社组织委员，归葬故土时的模样。纵使岁月流转半百，父亲身为基层干部的初心坚守，身为家人的深沉温情，那份藏在时光深处的初心与父爱，从未远去。

父亲任职于扶沟县城东部的大新公社，此地离家足足六十里地。童年记忆里，父亲归家的身影格外稀少，那时每周仅休一日，从无如今这般小长假。而且公社干部的忙碌不输田间劳作的乡亲，农忙时节，有时竟一月难归一次，故而我对父亲的印象，实在算不上深刻，却早早知晓，他的时间与精力，大多倾注在了村里的乡亲与手头的公务上。

最刻骨铭心的片段，总定格在大年三十的晚上。当除夕的鞭炮声在街巷间此起彼伏响起，父亲才踏着夜色匆匆回家。一进家门，他便忙着解释：“我分包的那几个村子，军烈属、五保户都得挨家挨户走访看望完，才能抽身回来。”那时这项工作唤作“访贫问苦”，父亲必会逐户登门，为乡亲们送去公社发放的过年救济物资，把温暖送到他们家中，从不敷衍。而后，他便取出带回的年货，一大块鲜猪肉，一把干黄花菜，在那个凭票购物的年代，这些物件皆是难得的过年稀罕物。

母亲向来心细，总会把那块带肋、肉质上好的猪肉切下单独收好。在老家，这块肉称作“礼条”，大年初二带去舅舅家拜年，便是最体面的礼物。余下的肉，母亲会另煮一块，招待来家走亲戚的客人，剩下的便剁成肉馅，留着包饺子用。母亲还会切一些肉块，将提前备好的豆腐、泡发的海带、粉条，连同洗净的黄花菜一同下锅，炖出一锅热气腾腾的大烩菜，这便是我们的年夜饭。父亲在院里点燃炮仗，鞭炮声落，我们兄弟姐妹便围坐一桌狼吞虎咽。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，一年到头也难得吃上两回肉，父亲就坐在一旁，一边吃饭，一边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我们，眼眸里盛满了化不开的疼爱。这一幕，便是我记忆里全家最温暖惬意的时光，也是父亲卸下公务疲惫，流露亲情柔软的珍贵瞬间。

等到我上小学一年级放暑假时，父亲将我接到了他工作的地方。那时的农村，既没有幼儿园，也没有学前班，一到盛夏，孩子们不是去田地里逮蚂蚱，便是到坑塘里摸鱼虾。我家临近坑塘，他担心我夏日里去塘中洗澡遭遇危险，便将我带在身边，如此他才放心。

父亲下村工作时，我脖子上挂着他办公室的钥匙，在公社院内自在玩耍。彼时公社干部皆是寝办合一，一间屋子兼顾办公与起居。到了饭点，我便拿着饭票去食堂就餐。记得有一回，天气预报说近期有暴雨，父亲下到村里安排防汛，一去便是两天未回公社。夜里我孤身一人，害怕得不敢入睡，

又不懂依着天气添衣，整夜开着灯，辗转难眠。第三天在食堂吃晚饭时，公社妇联主任张阿姨没看到我，她知晓父亲仍在村里忙碌，便让通讯员打开了父亲的办公室，只见我躺在地上，小便失禁，已然不省人事。她急忙将我摇醒，我只模糊记得她急切地说：“老周家的孩子不行了，赶紧送医院，死马当活马医吧！”话未听完，我便再度休克过去。等我次日清晨在医院醒来，看到连夜骑车赶来的父亲眼里噙着泪水，满是愧疚地望着我，那份心疼与自责，深深刻进了我少年的记忆里。

十多年后，我已在外地参加工作，某次回老家，还专程前去看望张阿姨。她见到我格外激动，说道：“那天晚上，若不是我想起去你父亲的办公室寻你，说不定就没有如今的你了。”据她回忆，当时她抱起我，只觉我全身滚烫，便急忙抱着我赶往公社医院。那时我已因高烧抽搐，医生打完退烧针后，建议立刻送往县医院。她给父亲蹲点工作的大队打电话，大队书记回复，父亲从农户家拿了两个馍，边吃边骑自行车，又赶往另一个村查看防汛情况了。打往另一村的电话，公社总机称无法接通，怕是大风刮断了电话线。那时公社尚无小汽车，她便和通讯员抱着我一路跑到火车站，搭乘最后一班火车，连夜赶往县医院。由此便知，父亲既深深爱着我，但对工作更是恪尽职守、一丝不苟，把百姓安危放在心尖上，宁可舍小家顾大家，这便是他那位基层干部刻在骨子里、融入血脉中的初心与坚守。

1974年的春天，父亲组织公社党员学习时，忽然发觉看报纸上的字有些模糊。为不耽误工作，他只是随手滴几滴眼药水应付，却始终不见好转。在同事们的再三催促下，父亲才去县城医院检查，结果并未查出大碍，他便以此为理由，依旧坚守在岗位上，不愿因自身小事耽误公社公务、耽误乡亲们的事。这般又拖延了一年有余，眼睛实在看不清字，再也无法正常工作，公社书记和家人好言劝说许久，父亲才满心不舍地离开他挚爱的岗位，前往石家庄一家医院诊治。只因病情拖延太久，检查结果显示脑部肿瘤已长到鸡蛋般大小，术后没几日，父亲便不幸病逝，那年他才49岁。

公社领导得知噩耗，当即向县委贾书记汇报情况。贾书记素来了解父亲，对他勤恳的工作态度与出色的工作能力十分认可。因石家庄距老家有千余里之遥，他特意指派交通局，调配最新的卡车前往石家庄，接运父亲的遗体返乡。

那是一个槐花将谢的清晨，车子缓缓驶进公社时，路旁已站满了人——有

他帮扶过的军烈属老人，有曾一起防汛的村干部，还有闻讯赶来的乡亲们。他们沉默地站着，手里攥着刚摘的麦穗或野花，仿佛要用这片土地最朴素的物事，送别这位一生未曾离开过泥土的干部。

记得父亲下葬那日是五月末，天气已然酷热难耐，即便如此，也丝毫挡不住前来吊唁的干部与群众。父亲在大新公社兢兢业业工作十载，早已与各大队的干部群众打成一片。那时公社干部驻村工作都是吃派饭，由大队统一安排，派到哪家便在哪家就餐，饭后都会主动把饭钱与粮票压在饭碗下面，不占乡亲分毫便宜。十年光阴里，父亲在每个村子都吃过派饭，与乡亲们格外熟识亲近，赢得了乡亲们们的爱戴。

我至今清晰记得，那天公社干部是乘坐一辆卡车赶来，二十多个大队的干部与群众代表，有的坐着拖拉机，有的骑着自行车，不辞遥远赶来。他们手中捧着花圈，各色花圈摆满了我家门前的整条街道。他们不惧酷暑，不辞辛劳跋涉六十里路，只为送别父亲——这位始终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的基层干部，送他最后一程。

几十年后，当年父亲驻村时的村党支部书记辗转找到我，紧紧握着我的手感慨道：“你父亲那代公社干部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心里装的全是百姓的冷暖安危。群众都把他们当作党和政府的化身，深深记在心里，从未忘记。”

岁岁月月，豫东平原麦浪翻金，槐香漫野，一如父亲离去那年的光景。父亲虽已远去，但他那代人的初心，如年年翻涌的麦浪，绵延不绝；如悠悠萦绕的槐香，沁人心脾，从未淡去，滋养着往后岁月里每一位坚守本心、温暖前行的人，成为永不磨灭的精神印记。

